

传统剧目汇编

上海市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编

· 沪 剧 ·

第二集

卖 妹 成 亲
珠 衫 记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传统剧目汇编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编

沪剧

卷一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传统剧目汇编

沪 剧

〔第二集〕

上海市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傳統劇目匯編
滬劇
第二集

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編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統一書号：10078·0385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張：5 7/8 字數：173,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20 定價：(11)0.64元

內部發行

編輯說明

1. 匯編的目的，在於保存戲曲藝術遺產，並為戲曲工作者提供整理、改編劇目的材料。
2. “匯編”所刊行的劇目，多數是各個劇種初期的演出劇目。
3. “匯編”所刊行的劇目，都是口述記錄本或手抄藏本；在付印前，進行了一次校勘，對原本中的錯、漏之處，加以改正；除對個別嚴重猥褻的語句，略加刪除外，其他保持原來面貌。
4. “匯編”所刊行的劇目，因其內容的好壞程度不一，精華與糟粕並存，所以一律採取內部發行。如要上演，必須加以整理和提高。
5. “匯編”按照劇種，每集按篇幅長短，編入一個或幾個劇目。

賣 妹 成 親

——人物表——

楊桂林	楊素貞	馬老定	舅 媽	莫德順	馬 氏
莫黛英	牛阿三	王先生	阿 大	阿 二	王太太
倪先生	丫 头	小 窰	雷 公	雷 婆	

(楊素貞上場)

貞：(唱)時運低，命運輕，
薄命小女嘆終身。
出身家住姑蘇地，
東華鎮藍旗杆底下住登
身。
百家姓浪姓楊氏，
爹爹名叫楊上達，
當初西台御史坐衙門。
爺娘在世所養倪兄妹人
二个，
兄長名叫楊桂林，
小女三字叫楊素貞。
自從大人身亡故，
甩落倪兄妹二人遭難星。
日長時久難度日，
小女昨日想出極才情，
東家媽媽叫，
西家叫嬖嬖，
借着棉条子足八兩，

月亮底下紡紗繩。

今朝絕早抽身落，

叫倪兄長望外行，

叫伊東華市鎮紗來賣，

賣脫仔，買花糴米轉門
庭。

想罷一番忙朝里，

立停身來兄長稱。(煞板)

(白)兄長，姊妹有請。

楊：(上)忽听姊妹叫，移步望外
行。啊！姊妹，叫兄長出來，有
何正經？

貞：請兄長出來非為別事，我有一
番家務之事告訴兄長，兄長啊
……

(唱)請儂出來非為別，

兄妹二人談談心。

兄長，

只怪倪早死大人吃盡苦，

日長時久難活命，

灶前缺少油鹽米，
灶后柴毛燒干淨。
妹妹想出格極办法，
嬌嬌啦借仔棉条子足半
斤，
昨日月亮底下紗來紡，
今日請儂兄長望外行，
告儂拿个紗繩賣脫仔，
買花糴米轉門庭。
姊妹二人日脚过，
問儂兄長怎样能？

楊：妹妹！

(唱)我道为点啥事体，
原來为了家务情，
儂說道叫我出去紗來賣，
賣脫仔，賣花糴米回轉
門。
想我愚兄昨夜寒熱沸沸
燙，
直到如今未涼清。
照我心浪哪能跑得動？
仔細想，只为家务活牲
命，
就硬硬頭皮走一程。

妹妹，

儂小小籃頭去拿一只，
順帶便，放一个豆油瓶，
拿个紗繩籃里放放好，
讓我兄長就動身。

貞：(唱)兄長答应我心快活，

讓我移步要到廚房門，
順手籃頭拿一只，
灶山浪，拿仔豆油瓶。
讓我拿紗繩來擺好，
移步輕輕往外行。
啓口上來兄長叫，
籃頭交代儂手中心。

楊：(唱)稱贊儂妹妹手脚快，
椿椿件件全舒正，
一則要防辰光早，
太陽勿肯等时辰。
叫儂妹妹門開出，
讓我愚兄就出門。

貞：(唱)五指尖尖把門開，

楊：(唱)待我跨出外牆門。
回身轉來妹妹叫，
我臨走有点勿放心，
我叮囑儂二三声，
決勿要东家媽媽啥吃飯，
西家嬌娘啥點心。
虽然促楊家窮落脫，
上代招牌总是金。
告儂妹妹身朝里，
我稍停就要回轉門。

貞：阿哥，

(唱)儂叮囑我來我叮囑儂，
阿哥出門我勿放心，
妹妹叮囑儂二三声，
阿哥儂倘然走啦路浪走
勿動，

逢着涼亭就脚醒醒。
早去总要早回轉，
免得我在家常挂心。

楊：係儂关仔門進去吧！

貞：兄長，儂早去早归。(入內)

楊：走吧。

(唱)文房四宝用得勤，
十年寒窗一書生。
莫道朝堂多富貴，
兩旁全坐讀書人。
里边走出我楊桂林。
走啦路浪想心事，
想起堂前二双親。
爹爹在世真榮耀，
西台御史坐衙門，
清似水，明似鏡，
总有屈棒打別人。
常言道：一代做官七代
貧，
帶累侬小輩遭難星。
想我文人之輩讀書客，
肩不能挑來手不能拎，
肩挑馱担銅錫尋。
妹妹只有十三歲，
讓還是伊有才情，
近鄰人家商量做，
借仔条子進門庭。
昨夜一夜勿曾困，
月亮底下紡紗繩，
紡着棉紗足八兩，

叫我上要上东華鎮，
噠噠貴貴來賣脫，
日常时久过光陰。
路浪勿必閑談說，
一門心思向前行。
前面一条官塘路，
來來往往人头兴。
有心走路无心看，
前面將近东華鎮。
踏進市梢忙朝里，
王家紗庄近能，
行到旁边身留步，
身軀站定喊一声。

(白)啊呀，还嚟末开排門。讓
我來叫叫看。(叩)里面开開門
噢！

王：外头啥人？

楊：外头是我，儂开一开噢。

王：啊呀，啥辰光啦哉？

楊：辰光勿早哉，市面已經要落
哉。

王：佬佬困仔个晏朝哉，儂立一
立，我來哉。

楊：好格好格。

王：(上念)九月重陽菊花黃，
祖上傳授开紗庄，
佬佬今朝困失聰。
自有旁人送上庄。

(白)人無利己，誰肯早起？嚟
末來，讓我拿个踏來吊伊起

來，門未开仔，外頭啥人？

楊：我吓。

王：噢……我當啥人，原來桂林少爺。

楊：伯伯，儂早。

王：儂早。儂几里路也跑脫哉，快点請進來。儂哪有好工夫到倪店里來。

楊：我來賣脫眼紗。

王：啊！賣脫眼紗？啊呀，儂啥人啦紡紗？

楊：倪姊妹。

王：啥，儂二小姐啦紡紗。啊哎，勿巧，紗曬哉。前二日三十，狄二日只有廿八。因為洋庄勿通佬曬下來格。

楊：伯伯，儂市行作价好哉，我決勿搭儂計較格。

王：哈哈，到底楊家大少爺，并出口來通順達道，係狄能，儂一層二眼佬，我一包淡烟錫勿要賺儂哉。有句古話，張家个布李家个扣（織布机上的器具，據說李家所做筊為最好），儂楊家个紗，手脚勿到仍照旧。仍旧三十錫一兩，讓我來搭儂秤秤看。（秤后問）大少爺，儂啦屋里秤过哦？

楊：秤过格。半斤。

王：勿滿，大少爺，只有八兩。

楊：伯伯，八兩就是半斤。

王：啊呀，划……老头子只看兩數，勿看斤數，十六兩為仔一斤，对格。格末讓我算算看（算）。一八得八，二八十六，三八一百一个四……

楊：啊呀，伯伯，三八要二百四啦。

王：算盤子勿讓人格，儂看見哦，一百四……

楊：三八廿四阿是要二百四啦。

王：話來呢啥，我來再称称看。一八得八，二八十六，三八廿……四，噢！对格，大少爺，我只指頭帶脫一粒算盤珠佬，因為年紀大來佬。

楊：唉！儂伯伯也勿會錯我格。

王：大少爺，哪能，儂还是拿銅錫倪……

楊：我要買一眼物事。

王：好格，貨換貨大家勿算數。儂勿要看我店末小，称为叫南北雜貨，缺少醬油佬乳腐，現在是样样有。里向紅糖還有半鉢頭。大少爺，儂要買点啥？

楊：買格一百錫肉子。（已去花籽的棉花）

王：好格，我海頭格肉子叫关干燥。

楊：擺啦阿里格？

王：擺啦髻里。

楊：格是伯伯，太陽也晒勿着格。

王：太陽末晒勿着，潮气倒也著勿着格。大少爺，我來搭儂秤个半斤好叻？

楊：好格。

王：(秤介)大少爺，喏，狄个里汪汪能九兩啦海。儂拿轉去关照邵二小姐，紗头少“叶”脫眼，多“叶”脫仔要秤勿着格。格末搭儂放拉籃里。儂还要点啥？

楊：再搭我糶个二升秬头(即碎米)。

王：大少爺，儂糶秬头來做啥？

楊：因为我飯是吃勿起，燒眼粥吃吃。

王：噢……大少爺，吃勿得格，老古說：暴富勿要造屋，暴窮勿要吃粥。肚皮吃來筲箕大，荒年起來自吃苦。一則秬头撥啦網船浪糶去啦。

楊：哪能網船浪包吃秬头格？

王：勿，并非網船浪包吃秬头。因为捉魚个人难免要下水格。有句古話：六月里鉄匠爐中，十二月里江上漁翁。伊咄寒天大冷下水，汗毛眼里着仔寒氣要生病格，一吃仔秬头粥，汗毛孔就变哉，就是下水着勿進寒氣哉。实梗吧，我有票好格冬霜米叻。

楊：伯伯，价鈔大來我吃勿起格。

王：勿大格，大得二档盤珠。

楊：伯伯，漲了叻？

王：漲。

楊：哪能漲法？

王：我試驗过佬曉得。我淘仔半升米，一只刘二鑊子里，加仔一鑊子格水，半升米倒啦海。加仔柴一燒仔……哎呀，一只鑊盖也漲脫格。

楊：啥个鑊盖啊？

王：醬冒盖。(用竹笠制)

楊：唉！伯伯，狄个勿是漲啊，水燒开仔佬鋪液格。

王：(笑)对格对格，我搭儂講講笑話，总之末是漲格。格末糶格几化？

楊：二升有哉。

王：噢！(量介)喏！大少爺喏！狄根叫无情棍，照名分要算脫半升，係儂大少爺來，我狄个半升就勿算脫哉。儂勿要看侬作米(即量米)，大有出進。係叫喏啥事体，講点撥儂昕听。(係只升籬以大拇指嵌在升籬內)狄能一來就要缺一酒盅米，小里勿可長算，糶米越多越吃虧。不过作米末越外行越好。老古說外行格作米，內行格揀油，儂買客啦便宜。儂話掉一

个头轉來，儂就要吃虧哉？

楊：哪能格意思？

王：大少爺，难怪儂讀書人勿曉得叫行行有弊。內行格作米，大少爺儂看末哉，伊拿个米先“切擦擦”，一作松，外行格作米升籬插下去就拿起來，米來得結作。出進退板大啦。格到內行拷油，啥事体儂買主便宜呢？伊拿只杓子擺到油缸里去朝上一提，一只手勿擎格，油就勿會得潑脫，外行格吊油，一只手擎佬擎擎。等到吊到漏斗里去，已經二成賬潑脫啦哉。格佬叫外行作米，內行格拷油。儂買主啦便宜格。啊呀，大少爺，要緊搭儂講仔，米也勿會作哉（作米介）一升，二升饒一眼，加一眼，索加再來一眼。大少爺還要啥哉？

楊：搭我拷格七鈿油。

王：大少爺七鈿油是吃勿着格。

楊：勿瞞儂講，油錢已經長远勿起哉，買去油盖头里亮着眼睛。

王：大少爺苦惱，我來搭儂拷來討好点！（拷介）喏！大少爺，拷油全靠灑杓，我搭儂多点一歇。二來兴末儂又可以多点一夜。還要啥哉？

楊：買格五鈿青头蘿卜干。咸咸嘴

巴。

王：哈！大少爺，吃勿得格！青头蘿卜干是咸魚露齒格，叫蘿卜干吃粥，活受地獄。儂油水已經勿吃下去，再拿个肚腸刮來薄完，狄个是要有銅鈿人吃格。

楊：狄个啥意思？伊啦魚肉也吃勿完。

王：唉！勿講儂勿明白哉，有銅鈿人今朝紅燒肉，明朝篤蹄膀，吃得來肚皮里油膏膏，一个人要勿舒齐哉。再吃下去人要勿适意哉。侬末買眼蘿卜干，吃飯淘茶飯，打脫点油水。侬家人今朝末炒青菜，明朝末豆腐湯，油水已經枯搭搭啦哉，再拿蘿卜干吃下去，要刮薄肚腸哉。人要勿舒全格。

楊：伯伯，我好格小菜吃勿起啥。

王：少爺，儂放心，我有眞真冬菜啦。

楊：伯伯，我京冬菜是吃勿起格。

王：大少爺，儂纏錯哉，眞冬菜，勿是京冬菜。橫豎勿要儂銅鈿，我送一眼撥儂。

楊：狄个哪能可以呢！

王：大少爺，儂放心，我狄个二齧冬菜，賺头老早賺出哉。嘉兴人航船裝來四齧冬菜，賣賣賣勿脫，多耽擱一日要一日格

開銷，后來來結撥我；二髻冬菜二千四百鈔，我已經買仔五千六百鈔啦俚，還有半髻擺啦里向，不過燒勿要燒，蘇倒蛮苏啲哉。

楊：格是有眼爛啦哉。

王：噢！勿爛格，稍為有眼味道，我來教儂，儂會吃哦？

楊：哪能吃法？

王：儂末帶轉去，叫儂二小姐拿到橋浪，多捏脫二把，拿轉來擺啲碗里，稍為点一眼油，彈个二粒鹽花啦海，擺啲錢浪一燉，味塌塌，吃起來打耳光勿肯放。（給）啫！來哉。

楊：有來！

王：啊！勿够再來一把。

楊：有來有來。

王：再勿够，勿够再來一把。

楊：伯伯。有來有來。

王：啊啊，再勿够，啫！連髻一淘倒啦儂。

楊：伯伯，係阿要罪过煞哦？

王：噯！狄眼小意思，儂還要啥哦？

楊：拿包自來火，二鈔草紙。係勿要啥哉！

王：好格，我搭儂算算看。（算介）半斤末花，二升末米，七鈔末油，冬菜末勿要銅鈔格，草紙……自來火……还多……还

多七鈔！

楊：好格，儂找撥我吧。我再要去買眼柴來。

王：（給錢）啫！

楊：格末，伯伯再會！

王：大少爺慢佬，儂難板出來格，坐下來談談，儂只面孔哪能黃來？

楊：啊呀，伯伯，勿要話起，狄腔一直啦生病。

王：大少爺，運道勿好，哪能二个生病鬼有銅鈔人勿去釘。……噢！大概吃水好点也好点。話起儂狄腔書啲讀哦？大少爺？

楊：書倒一勁啦讀格，翻翻旧書。

王：好格，大少爺，書要讀格。常言道：一字值千金，歇二日好做官。老古說：紗帽底下无窮漢，黃涼傘底下勿出白衣人。望儂日后書包翻身，考个百十廿品。

楊：喔！伯伯，百十廿品嚙末格，七品只好做知縣格哉，品級越小官越大。

王：格是大少爺，我是生意人佬勿懂格，望儂將來考个一二品。還有，大少爺，儂今年几歲哉！

楊：我今年十八歲。

王：親攀啦嗎？

楊：親是老早攀格，还是爺在世辰

光，九歲辰光攀格。

王：攀啞阿里？

楊：攀啞莫家，丈人就是莫德順。

王：噢！啊呀，我真老昏哉，話起儂攀親辰光，我酒盅底也來彈過格（即吃過酒的）。還有丈人叫莫小鬼，又叫莫厚皮。

楊：哪能叫伊莫小鬼，鬍子也蠻長哉，儂叫伊莫厚皮，伊皮勿厚格。

王：噢！大少爺，難怪儂讀書人，皮話不懂，阿要我講點儂听听，橫豎今朝落市哉，我來講點撥儂听听。

楊：好格，伯伯，儂倒講講看。

王：大少爺，儂狄个丈人阿伯，只要銅鈔勿吃虧，听二句閑話叫勿要緊格，勿論啥事体做起來厚皮厚臉格，只要有点便宜，格佬叫伊莫厚皮。伊有一日，到鎮浪買小菜，拿仔只小菜籃，好貨勿買格，或許末買眼青菜蘿卜，從來勿買好物事格。鄉下头小鎮浪向茶館全有摘勾格，伊跑進茶館，嘴巴里啞話泡碗茶來，眼睛啞朝上看來。

楊：看点啥？

王：伊看別人家籃里有魚肉格，就去挂啦一淘。倅末有二个認得

格，“老相公，辰光勿早哉，勿要泡，吃仔口末好哉。”倅末伊就“好格，勿要泡哉。”一壺茶錢就省得哉。等到二开一吃，得儂再會哉。噢，落起來走哉。嘴里末啞四头儂，一只手已經啞朝上脫籃哉。自己只勿脫格，去脫隔壁一只，別人家勿看見末脫仔就走，作兴人家看見仔，“噯，老相公，儂脫錯哉，隔壁一只儂格。”“噢，還有，要緊搭儂講張，脫錯哉，勿會看一看。”实在是伊有心格。“厚嘴納搭”格佬叫伊莫厚皮。

楊：格末伯伯，哪能叫啥莫小鬼呢？

王：講起小鬼來是長長一大篇，話出來嘴也笑脫唇。

楊：格末伯伯，儂講講看。

王：噢，儂个丈人搭我倒也是个老朋友，要末勿到鎮上，一到鎮上，承情伊倒总算管作成我些生意佬搭我談談格，來到末总十四鈔一开酒，而且是白龍卦。

楊：勿懂，啥叫白龍卦？

王：儂叫勿懂，吃酒勿用菜，一豎头叫白龍卦，儂曉得軋实小菜用哦？

楊：倒究用格哉？

王：哪能勿用，喏！伊來起來末狄只櫃台浪，叫戙櫃台酒，我狄塊青龍招牌背后头，擺啦一只蜜棗髻，上头盖啦只草盖，倏末伊末一开酒拿起來，一头味，嘴巴里还要瞎搭訕头，一只臂搶子拿只草盖头一碰，橫肚里伸一只手出來……

楊：伯伯，哪能多一只手？

王：勿格。狄只手是腰里伸出來，摸到蜜棗髻里去，撈蜜棗。巧点末四五个，勿巧点末二三个，吃起來末而且松鼠采葡萄……

楊：伯伯，伯伯，哪能叫松鼠采葡萄？

王：喏！松鼠采仔葡萄板要塞到嘴里去格，拿只衣裳管一舍，朝嘴巴浪一罩，嘴巴里还啦咕，“喔！啥地方來个臭气，”軋末遮末仔嘴巴啦吃蜜棗，勿曉得一日三，三日九，半髻蜜棗沒得了。

楊：哪能介快呢？

王：狄个叫小利不可長算，磨化雨落得濕田岸。狄能一來到年三十夜哉，店里規矩要出店堂哉。我一看，啊呀，哪能蜜棗嘸末哉，一查帳下來，嘸末買几鈿，哪能半髻蜜棗已經嘸末

哉。我一想，噢……要末生意个三信偷來吃脫哉。我就喊：“三信，儂狄个里蜜棗拿來吃過哦？”伊說“嚙末。”我拿伊头浪秃壳一記，小儂个鬼，偷仔蜜棗吃末還要賴，儂勿偷來吃末半髻蜜棗阿里去哉？三信叫說末勿敢說，伊是冷眼里撥伊看見過哉，啥人吃格，要講莫老相公偷來吃格，我要勿相信格。現在吃着仔冤枉生活，叫响末勿响。常言道，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一个小鬼倒刁格，去拿只蜜棗髻搬去，擺只火油髻啦浪，伊曉得，老董事新年里板要出來格，格佬盖末仍旧盖仔只蜜棗髻格盖。倒勿出伊所料，年初三，哪個老丈人來哉，一身大打扮，头浪頂子，后拖翎子，箭衣外套，前后补丁，馬蹄袖子，脚浪靴子，慈伊馬而哈之，走起路來大而躡之，跑到我小店里來，我一看見，“喔嚙，莫老相，里向請坐。”伊話“王先生恭喜，”我話“發財，里向請坐，請坐。”伊說勿要客气，我說嚙末狄个道理，我里向還有眼殘着啦來，今朝吃我格我朝里。倏末伊話，我老規矩規矩。三信就擣

仔一开酒朝櫃台上一擺，俵末伊拿杯酒拾起來，一头咪酒末，一只手俵末真格老規矩格，仍舊拿个臂掄子去，抗脫个盖，一只手朝下头伸下去末“亮隆”。

楊：啥个声音？

王：馬蹄袖伸啦火油髻里，个三信叫來得坏，冷眼里看啦看見只手伸啦火油髻里，点个紙吹火授个水烟筒过去，“莫老相公，請吃水烟。”水烟筒板要兩只手接个，伊一只手啦火油髻里，拿出來要穿綳格佬，拿还有只手搖搖，“勿要客气，勿要客气。”碰着个三信还要去触穿綳伊，“老相公，蜜棗髻啦对过，狄只是火油髻。”俵末我齐巧跑出來，“三信儂啦做啥？”啫，老相公，要吃蜜棗伊伸錯仔佬，伸啦火油髻里。

楊：俵佢丈人要难为情煞哉。

王：面厚啦也嚙啥！俵末我說，三信，搭莫老相公蒸脫点。碰着哪个丈人說勿要蒸哉，勿要蒸哉，我帶轉去蒸啦自家火油灯里亮亮眼睛哉，格佬叫莫小鬼，啫狄个浪向，为小而失大，火油末手茄，海虎絨格“稍”袖，洋銅要值百外，还有大少

爺，近來耳聞得，俵丈人閑話勿大好听。

楊：啥个閑話？

王：初二、十六勿吃肉。

楊：要末伊做人家佬。

王：勿对格，初八、廿三勿搵葷。

楊：要末伊吃素。

王：勿，黃狗脫毛。

楊：要末割着仔油水佬。

王：啊呀，狄排讀書人，皮話一眼勿懂格，我老实搭伊講明仔吧，嫌俵揚家家寒窮苦，少吃无穿，小姐过來难活命，要勿撥儂來。

楊：啊呀，狄个是明明賴婚哉。

王：話來好听点。

楊：勿見得啘，佢丈人是做董事格，懂得道理个人。

王：勿見得！外头全啘講，难道儂勿听見過？

楊：啊呀！（悲伤）

王：喔唷！大少爺勿必急，我是耳聾眼花，也不过傳來之言，勿能作啥准格。啊呀，当初儂狄头親事啥人做个媒人？

楊：佢娘舅，馬老定。

王：阿是做保正格？

楊：是啦格！

王：格是勿碍格，伊是辮子根里放炮仗。

楊：叫啥？
王：响头，又叫金鑼票子。
楊：叫啥？
王：响嚙！儂轉去搭儂娘舅商量商量，哪怕借債合會。
楊：伯伯，勿瞞儂說，我窮得借債嚙人托，合會嚙人登！
王：儂放心，去合好啦，假使啥人勿登我來登，一脚登勿起，登儂二脚。
楊：那能一脚到登勿起，登得起二脚呢？
王：太要緊話老話錯哉，大少爺，哪怕大做大，我登儂一脚。
楊：好格，橫使再商量吧。伯伯，等侬丈人出來起來，儂搭我劝劝伊！
王：好格，好格，如果我碰着伊，准定我來劝劝伊。
楊：伯伯，我要去哉！
王：大少爺早嘞，阿要吃眼早点佬去！
楊：勿哉，勿哉，因为妹妹等我啦格！
王：格末虛邀，虛邀，慢去，慢去！
(下)
楊：(唱)我楊桂林，听着此言心里氣，
怨恨丈人勢利心，
枉为你我老親眷，

欺貧愛富勿應該！
啊呀，仔細一想且其慢，
王先生年紀大佬歲數增，
講閉話恐怕顛三倒四勸
作准，
常言道，眼見事体方为
实，
耳听言語总虛文，
傳來言語勸相信！
我揩干眼泪路浪走，
急急忙忙回轉門。
再行几步抬头看，
三叉路口到來臨。
旁边有并小茶館，
只听見里向講得鬧盈盈。
讓我在旁听一听，
勿曉得講的啥正经！（偷
听）

(阿大、阿二、阿三內做效果)

大：阿二。
二：阿大。
大：楊家有个公子，叫楊桂林，莫家有个小姐，叫莫黛英，听说莫德順嫌比楊家窮苦，要賴婚唉！
二：噢！
大：侬來，去，搶好哦！
二：好格！
大：我去搶來当大娘子！
二：我去搶來当小老媽！

三：好哉，佛搶來搶去也勿見勻哉，我去搶來賣到伊小東門去好哦？（小東門過去全是为娼的）

楊：啊呀！（哭）

大：阿二，勸講哉，儂看見哦，窮鬼走过哉，閉口深藏舌！

二：安身处处乐！

楊：（唱）我听着此言，

急得我一跤跌在塵埃地，
急得我死去三刻又还魂！

我道賴婚事体是假事，
那亮贖賴婚事体一定准，
啥犯着撥啦丈人看勿起，
有何面目要做人！

不免我还是投河落水尋
短見，

早死一日早超生，
免得丈人耍賴婚。

仔細想尋死决决动勿得，
死在河里总要彘，

彘东彘西出臭名，
一則來要害田头田腦田
保正，

二則來妹妹耽擱家庭里，
巴望我早轉門。

假使我桂林一死脫，
妹妹曉得豈非急坏伊肚
腸根！

准定我勿死回家轉，

將一番情由講撥佢妹妹
听。

要死死在自家里，
神不知來鬼不明。

打定主意回家轉，
路上勿必泪盈盈，

若被旁人來看見，
自覺慚愧难为情！

有气放在肚皮里，
使得旁人勿知音。

再走几步抬头看，
自家村庄近近能。

踏進場角身朝里，
要喊妹妹开牆門！

（白）妹妹，開門來，

貞：外面啥人？

楊：是我，開開門！

貞：莫非兄長回來了！（開門）哥哥
進來！（進門，貞關門）（貞撥凳
桂林坐下，將籃收下，放脫）啊
呀兄長，为啥儂悶悶不乐，阿
有啥人嚇啦欺瞞我？

楊：想我在家勿欺人，出外无人
欺，不过有一个人，內中嚇啦
欺瞞我，妹妹呀！

（起板唱）

我賣紗好像走着一条断
头路，

賣紗賣撥王先生。

賣罢紗繩要想回家轉，